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晋石刻大全



朔州市怀仁县卷

主编 周志强



总主编 李玉明 王雅安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县卷 / 李玉明, 王雅安主编; 周志强分册主编.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457-1035-9

I. 三… II. ①李… ②王… ③周… III. ①石刻 - 怀仁县 - 图录 IV. ① K877.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3489 号

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县卷

总 主 编: 李玉明 王雅安

本 卷 主 编: 周志强

责 任 编 辑: 落馥香

助 理 编 辑: 王 甜

审 订: 杨 淮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 - 4956036 (综合办)

E - 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8

印 张: 47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1035-9

定 价: 3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7-5457-1035-9



9 787545 710359 >

封扉题签：姚奠中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委员会

顾问：李小鹏 薛延忠 李政文 高建民 胡苏平
李立功 胡富国 白清才 郭裕怀 刘泽民
李学勤 刘江 张颌 刘在文

主任：李玉明

常务主任：王雅安

副主任：罗广德 李才旺 李锐锋 李茂盛 成永春
齐荣晋 降大任 杨子荣 刘纬毅 柴泽俊
梁俊明 崔正森 雷忠勤 陈明 宋新梅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史耀清 刘光彦 刘合心 安振禄 闫广 吴广隆
张鸿仁 李尧 李波 李非 李晶明 杨支军
杨学书 贺兴国 徐茂斌 赵晋胜 赵魁元 郭文新
尉连生 阎国庆 董小清 董占锁 董瑞山 谢恺
韩晓晨 薛玉斌 霍润德

总主编：李玉明 王雅安

副主编：罗广德 李茂盛 降大任 杨子荣 文琴
张继红 落馥香

审定：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编纂督导组

主任：李尧

副主任：高海 武喜荣 雷云贵

成员：熊国章 张宝国 李柱 符新基

审核：雷云贵

《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县卷》编纂委员会

顾问：王智杰 吴秀玲

主任：周志强

副主任：张存平 张永涛

主编：周志强

执行主编：张存平

收集整理：张存平 安孝文 安孝仁

拓碑：苑慧平 王亮 张荣

摄影：安扬 安括

校对：安孝仁 张和 邓世柏

凡 例

一、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以《三晋石刻总目》为基础，凡古代、近现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社会文化价值的私人墓碑等除外）。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

二、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各一卷。

三、“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四、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铭和墓志，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五、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录文分两部分，即现存石刻、佚失石刻。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六、每件石刻编纂内容包括“名称”（全称）、“简介”、录文（全文）。另附照片或拓片。

七、凡涉及人物的石刻，“简介”除介绍石刻外，还应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八、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九、真假难断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十、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627）。括号内公元年号前后不加“公元”和“年”字。1912年以后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16年（1927），也可写成“民国16年（1927）”。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1949年10月1日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一、表示体积、面积等尺寸的，用“厘米”。如长（或高）120、宽60、厚80厘米，长、宽

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

十二、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1957年汉字简化之后，有的碑繁简混用，录文尽量保持原貌，以保存史料的真实性。录文横排，原则上根据文意分段，不易分段的，可以连排。编者所加文字，用楷体字，并加圆括号，以与正文宋体字区别。如“(碑阳)”、“(碑阴)”等。

十三、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及不当之处等，保持原貌，不作甄别、注释和加括注。

十四、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下阙”表示。

十五、索引按类编排，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阅读，又可按类检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总序

李玉明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

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是立于墓前用于棺木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辘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在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西汉开始以石代金,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

从西汉“碑”开始镌刻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碑头有圭首、圆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长方形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龟趺形,形状庄重,采用得最多。古人以龟为长久,常常以龟(实际称鼈)背碑。碑的内容有功德碑,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庙碑,种类繁多,记述庙的修建历史;墓碑,记载死者籍贯、世系、事迹及卒葬时间等。还有记事碑、纪念碑、文告碑、诗文碑等。

从现代广义上讲,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而在先秦时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称碑,而称“刻石”。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毁》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后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峰山、泰山、琅琊台刻石等。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起源于汉代,形制为长方形。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封和宠、辛祥墓志;北齐裴良、庾狄回洛、娄叡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物质、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受到地方当局、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例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经幢,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二是从这幢经幢的记载中得知,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即捐资人)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宁公遇”。由于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现存一万八千多处古建筑,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要么文献记载简单,多数只一句话;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再例如,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元大德七年(1303)平阳、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绪三年(1877)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死亡百姓不计其数,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灾荒,由于历史的原因(如信息不畅),或

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有意隐瞒，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甚至缺失无记载。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使后人永志不忘。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或被人为破坏，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除灾荒碑外，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晋石刻是我省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人文资源。因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是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这套《丛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各类石刻720通（件）。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杨笃（秋湄）主编，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山西通志·金石记》与《山右石刻丛编》比较，前者“有则录之，存亡不计”，后者“存者收录，亡者不述”。

山西历史上石刻最多时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样应予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团体，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保护、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历史资料少而缺失，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存量极少，不仅难求，而且收录不全。比如，《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均只收录到元代，且遗漏不少，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未被采撷，造成历史的遗憾；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只收录山西隋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大量的拾遗补缺工作。第三，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摩崖题记、造像碑等，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具有不能再生性的特点，毁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佛，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毁。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无汉碑”的历史遗憾。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程中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因此，抢救保护石刻，将其全部著录在册，世代流传下去，是当务之急，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即借鉴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需要，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从1990年开始，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总目》正式出版，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计16046通。

在基本完成《三晋石刻总目》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三晋石刻大全》。《大全》以《总目》为基础，将新中国成立前后不论存佚，有文则存，全文抄录，并断句。同时，每篇加“简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县（市、区）1卷，山西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1卷，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全省预计125卷。

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是为序。

序 一

李 尧

朔州，雄踞山西西北隅，北与大漠毗连，南西北环山蔽护，腹为大同盆地西南端。桑乾河汨汨东流，广袤川原润泽沃野。凭山之根，得水之灵，距今 2.8 万年的峙峪遗址，已是华北细石器文化的摇篮。

朔州，为一方雄胜之地，屏藩华夏之北，安系中原之疆。内外长城南北对峙，城堡烟燧，星罗棋布。历代金戈铁马，为军事要地。

朔州，历史悠久，文脉根深。秦筑城养马，始名马邑，北齐改朔州，至清皆为州郡府治，民国改朔县，改革开放初重建朔州。如今之朔州，凭煤电腾飞猛进，一跃成为塞外闪耀明珠。

在亘古的历史长河中，原本丰厚的历史，由于传承的割裂，战乱的毁坏，人为的损残，自然的消失，有的变得模糊，有的演绎成抽象，留在历史文献中的只是凤毛麟角。幸而，那遗存下的古迹，通过考古手段，使已失去的历史记忆，又复活起来。就石刻而言，它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无可替代的历史不朽档案。

自汉以来，就以石代金，出现了镌刻文字的碑。随着时代的推移，碑的形式与内容逐渐变得纷纭繁杂。举凡兴建庆典、功德善举、重大事件、政令村规、死者立传和经文诗图等，都会以不同形态的石刻展示。历经硝烟兵燹、时代风云，而今幸存下来的石刻，多散落于村野民间。为抢救石刻文化遗产，2006 年，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编纂出版了《三晋石刻总目·朔州市卷》。之后，按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统一部署，又组织市属六区县编纂《三晋石刻大全》，每区县独立成卷。在《总目》的基础上，各区县重新筹谋，组织人员，深入村寨荒野，访碑觅石，广搜博采，复查辑录。有的挖地寻碑，有的甚至拆桥掘墙取碑。各区县辑录的存碑佚碑，远超《总目》之数。这种执著追求的精神，令人由衷钦佩。

朔州市境内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的石刻，分布于朔城区的有：《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题铭、《大辽朔州陇西郡李公谨为先父翁祖母考妣建经幢铭》、金《朔州马邑县重建桑乾神庙记碑》、明《修长城碑记》；平鲁区的有：元《整修黑虎庙碑》、明《灭胡堡》额；山阴县的有：明《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王宪武墓碑》、明《水利碑记》；怀仁县的有：明《王汝濂制敕碑》、清《新发村蠲免银粮碑》；应县的有：《宝宫寺断碑》、明《寂照圆明大禅师壁峰金公舍利塔铭》；右玉县的有：明《诰封特进光禄大夫麻公（贵）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志铭》、清《宝宁寺朔音会碑》等。这一通通碑刻，或是历史事件的一面镜子，或是墓主人的一份档案，或是历史缺失的一个见证，或是地方民众的一块化石，或是书法卓尔的一种展示。还有不少碑中的只言片语，却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如《唐故上柱国李君（行满）墓志铭并序》有“父文举上寿百一十有九岁”之句，唐《曲夫人墓志》有武则天造新字 9 个，辽《杭芳园》碑有“背倚金城（今应县）之戍楼（木塔）”之句，明《题奉圣旨雁门关》碑有“禁山”、“退革（草）还林”之句，明《复兴水利碑记》有“昼夜可灌田一顷”之句，民国《督军兼省长阎（锡山）示除贪官污吏劣绅碑》有“贪官污吏劣绅为人群大害”、“非除了不可”之句，凡此种种，不可胜举。所有这些碑文，对正史、补史、纠史，均有可信的史料价值。

每个区县一卷的石刻大全虽是零零碎碎，却是原原本本。若梳理引深，钩沉提升，自是本地区的一部原始历史文献。我们从不同视角，或鉴赏，或探索，自会有怡心育智，鉴证历史，感悟升华的裨益。

《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各县（区）卷的出版，是对朔州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6 县（区）各卷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襄助，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凝聚着田野和室内诸多工作人员的心血与艰辛，在此我们一并深表谢忱。

序 二

中共怀仁县委书记 王智杰

怀仁县人民政府县长 吴秀玲

怀仁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县份，考其得名，源自《论语》“怀德里仁”。怀仁天资地孕，人文炳焕，山川秀美，物阜民康，地理位置，巨处要冲。县域内古迹众多，遗存丰厚。其间，有最早映现人类文明曙光的鹅毛口新石器制造场，有令人荡气回肠的金沙滩古战场，有《史记》中所记载的“黄瓜堆”，有闻名遐迩的清凉山华严寺等等，不胜枚举，是一方文化的厚土，创业的沃土。自古迄今，怀仁人民崇儒风，尚仁德，秉善持义，志存高远，怀德怀礼，兼容博大，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交融相汇，形成了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化品质，而散布于怀仁大地之上的石刻碑碣，更是怀仁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这部《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县卷》的杀青付梓，是怀仁县文化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收获。参与编撰此书的同志们，不辱使命，广为搜集，精心整理，爬剔钩沉，烛微洞幽，呕心沥血，萃成此皇皇之作，取精用弘，鉴古励今，以禔来者，功莫大矣。

检览全书，所收石刻碑文，不遗巨细，涵盖古今，图文相照，系统翔实。所作简介，说明与考释并重，实物与文献互映，可谓简练精当，文质朴茂，胜义纷披，精见迭出。书中所录上自北魏、下迄时今的235件石刻碑铭，门类齐全，内容丰富，包罗尽有，结撰科学，参证县史，互可资鉴，可视为一部怀仁县写在石头上的历史，一部记载一千五百多年怀仁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从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和触摸到怀仁久远的体温、脉搏和呼吸，捕捉到怀仁千古相延的文化精魂。这些石刻碑铭，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怀仁历史，整合怀仁文化资源，提供了坚实的实物依据，已然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

传承文化遗产，延续精神血脉，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广大文化工作者，更是任重而道远。近年来，怀仁县的文化事业坚持开发与整理并重，建设与弘扬并举，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成效显著，为推动全县科学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文化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一，没有深厚文化底蕴作支撑的经济，终将是脆弱的经济。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它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在这一点上，愿全社会都形成共识，携起手来，集结力量，奋力推进怀仁文化与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和谐发展，为实现转型跨越、富民强县和再造一个幸福怀仁的宏伟目标，提供积极的文化支持。

书成志喜，以庆以贺；殷望之忱，企以继之。

是为序。

概述

历史记载，多缘石刻。考其渊流，大略滥觞于先秦，兴于汉，盛于唐，至宋则创金石之学，此后代有发扬，相延及今。石刻碑碣，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记功叙事，身与事接，立证昭人，不容妄伪，固皎然可信，石史之誉，诚不虚也。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源远流长的精神血脉和人文基因贯穿其中。若观一域之梗概，大凡疆域流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诗踪文影乃至岁时风物、风土民情，皆可于石上求之。搜集整理这些石刻碑碣，可以考历史脉络，证人文踪迹，体察旧时月色，感受先民心声。它是最原始、最直接、最翔实的历史资料，其中蕴涵有大量的历史、文化、艺术信息，这对于我们今天存史、资治、教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怀仁县春秋属代，战国属赵，秦汉属雁门郡，隋为云内县地，唐为云中县地，辽始置县，金升云州，民尚“怀德怀礼、怀善怀义”之风，因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与后唐晋王李克用会盟于此，取《论语》“怀德里仁”语意和“怀想仁人”之意而得名。观夫怀仁一域，依洪涛而接同朔，缘桑干而引京津，川原博厚，田畴信美，山水钟灵，民风淳朴，素有“中国德乡、天下怀仁”之誉。千年以降，怀仁大地虽历经沧桑，然民魂傲然，人文荟萃，河山有幸，贤良辈出，文明薪火历代相延，绵绵不绝，蔚为壮观，积淀和留存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就石刻碑碣而言，也是浩若河汉。据考，仅县城内的近三十座庙宇就有百余通，原县城文庙还曾建有碑林，再加上山林寺观及各村庙殿，总数当以千数计。惜因年代久远、自然风化、战乱兵燹、人为毁坏等原因，大部佚失，现十不存一。即使是劫后遗留者，也大多散落于山涧野寺，墙基院落。许多来自远古的声音被时光深埋，以致湮没，殊为可叹。此次收集，规模空前，竭力做到野无遗刻。虽数量略感欠丰，但萃为一帙，仍显洋洋，史之大略，遥可概观，裨益来者，流芳可期矣。

《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县卷》由两部分组成。上编为现存石刻，收录石刻 213 件，下编为佚失石刻，收录佚失石刻碑文 22 篇。全部 235 件石刻，按时代分，现存石刻中，北魏 1 件，辽 3 件，金 2 件，元 1 件，明 30 件，清 80 件，中华民国 10 件，中华人民共和国 86 件。佚失石刻碑文，金 2 篇，明 9 篇，清 9 篇，中华民国 1 篇，中华人民共和国 1 篇。从类型看，有碑碣、墓志、石幢、经幢、灵塔及其他杂类；按内容分，有功德碑，有创建增修庙宇、衙署并记载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宗教、军事、水利、田亩、教育、生产、生活、灾荒、宗氏家族、乡规民约以及自然风景等方面的记事碑，还有各种题刻、革命烈士纪念碑、村史碑、捐赠碑等。统而览之，可谓形制繁多，品类纷呈，内容丰赡。所有石刻碑碣，具史料价值者有之，具文学价值者有之，具书法价值者亦有之。突出的有：《丹扬王墓砖铭文》《乾统七年石幢》《魏思恭墓志铭》《王皓瞳创城铭文》《王汝濂制敕碑》、西安堡“金汤”“锁钥”门额、《于怀汉碑铭》《重修柳港塔寺记》《重修怀仁县城垣记》《马蕃墓志铭》等。收集过程中，还有幸发现了怀仁县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经幢铭，找到了散失多年、疑是讹传已久的“李陵碑”（透玲碑），使《乡贡进士芝田姜公墓表》由佚转存，新挖掘出了《于怀汉碑铭》《张翔墓志铭》《黄花寺造立石塔石墓诗文记》，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碑刻。史籍失载者，因碑而存；记述舛误者，由碑而正。起残碑于地下，文脉得续；网片鳞于逝波，漪霞焕彩。检视所得，收获匪小，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风摇木叶，碑石有知，时代变迁，映于贞珉，怅望千秋，感而悟之：碑多则时平，碑少则世乱，此亦可视为规律也。怀仁县现存民国以前碑刻，撰写者大多为本县官员与当地文翰俊彦，所撰碑文，或记事，或抒怀，或状景，或感物，大多立意高古，文藻简当，精辟警策，折射着时代影像，映现着历史风云。衙斋萧竹，民心民意，字里行间，时或可见。从碑刻的书法角度来看，篆隶行楷，诸体皆备，更不乏精品之作，如辽代《乾统七年石幢》，金代《张翔墓经幢》，明代《王汝濂制敕碑》，中华民国《马蕃墓志铭》等，或以劲健尊，或以浑朴显，或以道雅胜，写刻俱佳，令人慨叹。

怀仁县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石刻为辽大康十年（1084），而大量的碑刻则集中于明清两代，多方面反

映了其时其地怀仁县的社会风貌和乡土风物。碑刻石质材料多为青石质和砂石质。其砂石质石刻，因年代久远，风化严重，亟待妥为保护。同时，我们还选收了部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砖刻石雕，以期转借楮墨，克永共传。

怀仁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碑刻资源也较为丰富。天地不老，岁月留痕。本书所辑之石刻碑碣，对于研究怀仁历史，整合怀仁文化资源，进而沾溉学林，泽被后人，厥功至伟。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殷望来者予以勘误匡谬，补录赐正。

《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县卷》编委会

《三晋石刻大全》

荣列国家十二五规划、山西省十二五规划，并荣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2009年度十大好书、优秀晋版图书一等奖、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

已(即)出书目(有★号者为已出)	定(估)价	已(即)出书目(有★号者为已出)	定(估)价
★《临汾市洪洞县卷》	600元	★《晋城市泽州县卷》	690元
★《临汾市尧都区卷》	480元	★《长治市沁源县卷》	350元
★《临汾市安泽县卷》	280元	★《长治市平顺县卷》	400元
★《临汾市侯马市卷》	260元	★《长治市黎城县卷》	500元
★《临汾市曲沃县卷》	380元	★《长治市长治县卷》	300元
★《临汾市浮山县卷》	480元	★《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林卷》	400元
★《临汾市古县卷》	380元	★《长治市屯留县卷》	200元
★《临汾市蒲县卷》	340元	★《长治市长子县卷》	350元
《临汾市隰县卷》	220元	★《长治市武乡县卷》	660元
★《临汾市大宁县卷》	150元	★《长治市壶关县卷》	600元
★《临汾市乡宁县卷》	550元	《长治市襄垣县卷》	400元
★《临汾市霍州市卷》	600元	★《太原市古交市卷》	200元
《临汾市永和县卷》	200元	★《太原市杏花岭区卷》	400元
《临汾市汾西县卷》	400元	★《太原市尖草坪区卷》	300元
★《运城市盐湖区卷》	420元	★《太原市万柏林区卷》	150元
★《运城市绛县卷》	580元	★《太原市迎泽区卷》	370元
《运城市新绛县卷》	450元	★《吕梁市孝义市卷》	680元
《运城市芮城县卷》	300元	★《吕梁市柳林县卷》	360元
《运城市临猗县卷》	500元	★《吕梁市石楼县卷》	310元
★《晋中市寿阳县卷》	580元	★《忻州市宁武县卷》	280元
★《晋中市灵石县卷》	580元	★《朔州市平鲁区卷》	280元
★《晋中市左权县卷》	380元	★《朔州市怀仁县卷》	320元
★《晋中市榆次县卷》	460元	★《大同市灵丘县卷》	200元
★《晋中市和顺县卷》	300元	★《大同市灵丘县卷续编》	200元
★《阳泉市盂县卷》	620元	★《大同市左云县卷》	240元
★《晋城市高平市卷》	680元	★《大同市浑源县卷》	320元
★《晋城市沁水县卷》	500元	《大同市浑源县卷续编》	300元
★《晋城市阳城县卷》	660元	★《大同市广灵县卷》	380元
★《晋城市陵川县卷》	480元	★《大同市南郊区卷》	300元
★《晋城市城区卷》	480元	★《大同市大同县卷》	200元

目 录

凡例

总序·····	李玉明
序一·····	李 尧
序二·····	王智杰 吴秀玲
概述·····	编委会

上编 现存石刻

●北魏·辽·金·元

丹扬王墓砖铭文(北魏太延年间)·····	(五)
滋润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辽大康十年)·····	(六)
北窑灵塔石刻(辽大康年间)·····	(七)
乾统七年石幢(辽乾统七年)·····	(八)
张翔墓志铭(金大定二十四年)·····	(一〇)
张诩墓经幢(金大定二十四年)·····	(一一)
魏思恭墓志铭(元至正八年)·····	(一二)

●明

王皓疇创城铭文(明洪武十六年)·····	(一五)
清凉山华严寺重修德庵大师灵塔石刻(明正统五年)·····	(一六)
古家坡陀罗尼经幢(明弘治十四年)·····	(一七)
刘晏庄修府君庙碑(明弘治年间)·····	(一九)
刘公(安)墓志铭(明嘉靖四年)·····	(二〇)
刘安墓志(明嘉靖四年)·····	(二四)
王隐君墓志(明嘉靖十三年)·····	(二六)
王孺人墓志铭(明嘉靖十三年)·····	(二八)
潘公墓表(明嘉靖十三年)·····	(三〇)
黄花寺造立石塔石墓诗文记(明嘉靖十六年)·····	(三二)
武略将军邓公墓志铭(明嘉靖十九年)·····	(三六)
义官王公神道碑铭(明嘉靖二十三年)·····	(三八)
明处士潘公墓表(明嘉靖三十年)·····	(四〇)
处士潘墓碑(明嘉靖三十年)·····	(四二)

潘家坟锦屏潘氏先莹石坊门额(明嘉靖三十年)·····	(四四)
西安堡城隍庙碑记(明嘉靖年间)·····	(四五)
明故梁母潘氏义节碑记(明万历五年)·····	(四六)
苏庭用墓碑(明万历十九年)·····	(四八)
温庄古堡“永安门”题额(明万历二十四年)·····	(四九)
王汝濂墓碑(明万历二十六年)·····	(五〇)
王汝濂制敕碑(明万历二十六年)·····	(五一)
鹅毛口修关帝庙碑记(明万历二十六年)·····	(五二)
鹅毛口北堡“清远”门额(明万历二十六年)·····	(五四)
西安堡“金汤”“锁钥”门额(明万历三十二年)·····	(五五)
王皓瞳村重修南庙碑记(明万历年间)·····	(五七)
王橘墓碑(明万历年间)·····	(五八)
透玲碑(明代)·····	(五九)
小滩头村冯氏祖坟望柱楹联(明代)·····	(六〇)
东作里村武家坟望柱楹联(明代)·····	(六一)
禅房村民居门壁题刻(明代)·····	(六二)

●清

于怀汉碑铭(清康熙十一年)·····	(六五)
李宝墓碑(清康熙十六年)·····	(六七)
吴家窑修庙功德碑(清康熙三十九年)·····	(六八)
重修柳港塔寺记(清康熙四十一年)·····	(七〇)
南小寨龙王庙咸有一德碑(清康熙五十五年)·····	(七二)
王公(思)墓志铭(清康熙五十七年)·····	(七三)
吴家窑天王庙布施契约碑(清雍正七年)·····	(七四)
郝氏“考稽”碑(清乾隆六年)·····	(七六)
王绩墓表(清乾隆十五年)·····	(七七)
怀仁县新建关圣三代祠募施碑记(清乾隆十六年)·····	(七八)
永宁寺壁石遗后记(清乾隆三十一年)·····	(八〇)
顶礼十方铭石记(清乾隆三十一年)·····	(八二)
鹅毛口北街重修娘娘庙碑记(清乾隆三十九年)·····	(八三)
王家坟克己碑(清乾隆年间)·····	(八四)
甲辰仲秋新成城隍老爷神像重修庙宇碑记(清乾隆五十年)·····	(八五)
古家坡庙碑(清嘉庆三年)·····	(八八)
重修关帝庙并新建马土王庙碑记(清嘉庆十九年)·····	(九〇)
南家堡村曹富福墓碑(清嘉庆二十年)·····	(九二)
张乃绂墓碑(清道光五年)·····	(九三)